

祝勇 主编
行走与停留丛书

OUZHOU XIJIE

欧洲细节

素素◎著

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I267.4/80

欧洲细节

素素◎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夏心蕾 吴玉龙
摄影：素素 戴彤等
整体设计：守望者设计工作室
张志伟 郝旭
责任印制：冯冬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洲细节 / 素素著. — 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，2004.10
ISBN 7-5032-2366-9

I. 欧... II. 素... III. 欧洲—简介 IV. K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0452 号

书 名：欧洲细节

著 者：素素

出版发行：中国旅游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)
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

E-mail: cttp@cmta.gov.cn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1/16 开

印 张：10

印 数：10000 册

字 数：120 千字

定 价：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屋顶	老桥	广场	城徽	画匠	石街	老楼	故居	石凳	雕塑	城堡	斗兽场	台阶	修女	柱廊	围墙	引子
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	/
46	43	40	38	34	32	30	26	24	21	18	13	10	6	4	1	

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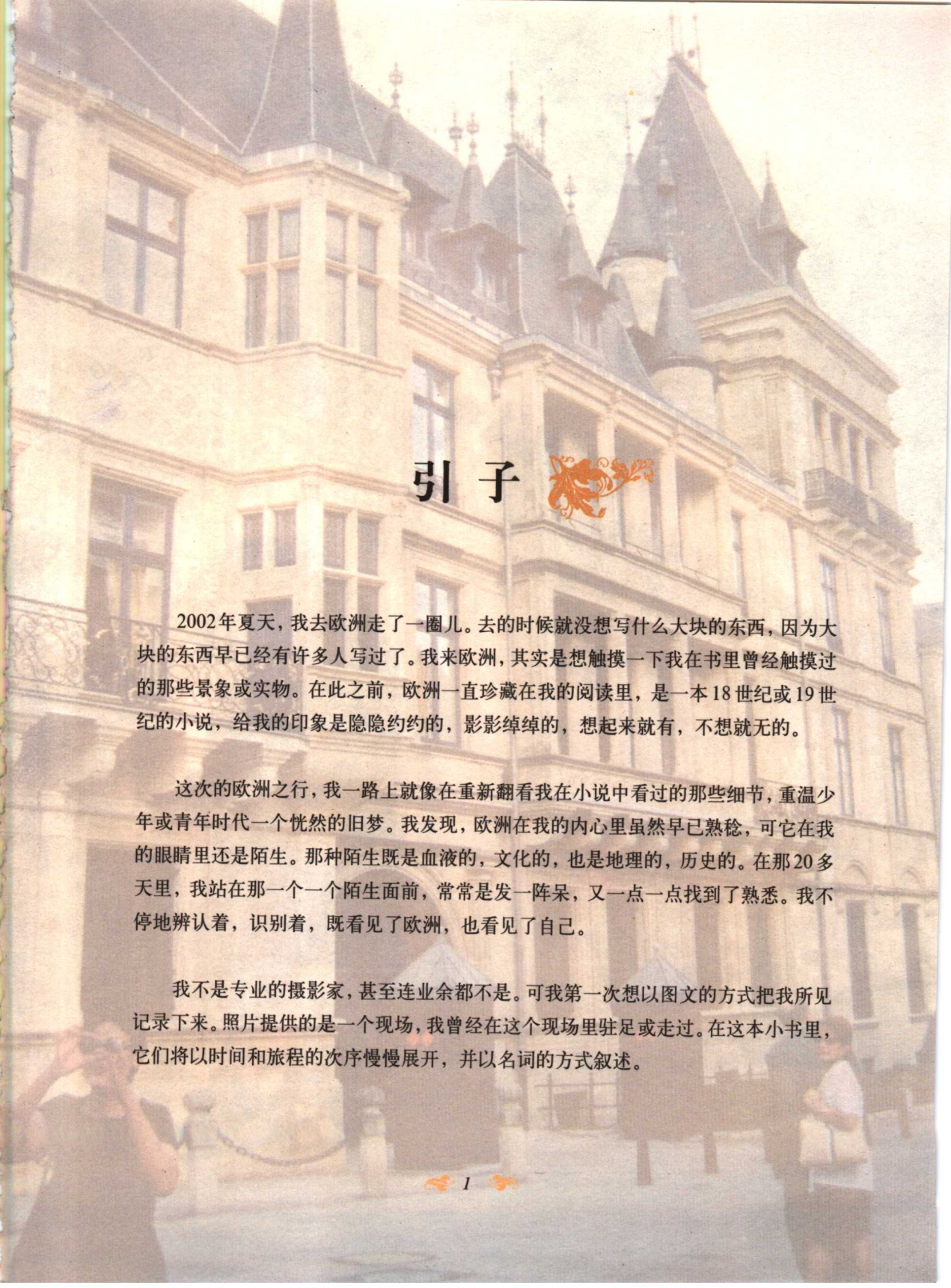
童话	花边	森林	歌剧院	牌坊	门口	旅行	水巷	码头
/	/	/	/	/	/	/	/	/
72	69	66	62	59	56	54	51	48

62

SBM77/12-05

烟	酒	红	时	香	亲	左	墓	大	铁	教	凯	宫	女	官
囱	吧	磨	装	水	吻	岸	地	道	塔	堂	旋	殿	神	邸
坊											门			
121	118	108	105	102	99	96	93	91	88		81	77	75	
115											85			

阳 台	百 叶 窗	河 流	屋 檐	赌 城	海 盗	村 庄	小 城	树 窗	草 地	女 王
/	/	/	/	/	/	/	/	/	/	/
153	148	145	142	139	136	133	130	127	124	
151										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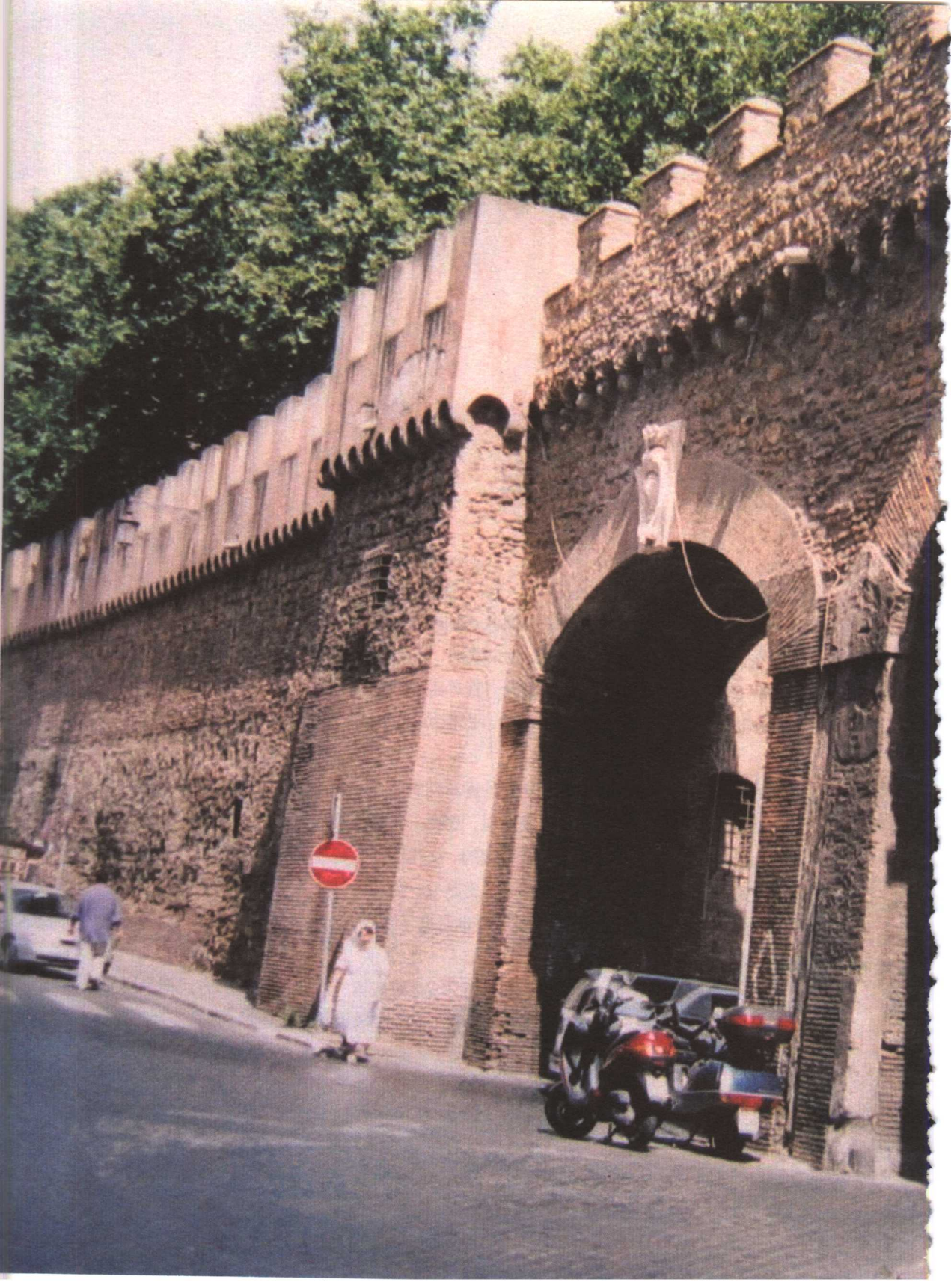
引子



2002年夏天，我去欧洲走了一圈儿。去的时候就没想写什么大块的东西，因为大块的东西早已经有许多人写过了。我来欧洲，其实是想触摸一下我在书里曾经触摸过的那些景象或实物。在此之前，欧洲一直珍藏在我的阅读里，是一本18世纪或19世纪的小说，给我的印象是隐隐约约的，影影绰绰的，想起来就有，不想就无的。

这次的欧洲之行，我一路上就像在重新翻看我在小说中看过的那些细节，重温少年或青年时代一个恍然的旧梦。我发现，欧洲在我的内心里虽然早已熟稔，可它在我的眼睛里还是陌生。那种陌生既是血液的，文化的，也是地理的，历史的。在那20多天里，我站在那一个一个陌生面前，常常是发一阵呆，又一点一点找到了熟悉。我不停地辨认着，识别着，既看见了欧洲，也看见了自己。

我不是专业的摄影家，甚至连业余都不是。可我第一次想以图文的方式把我所见记录下来。照片提供的是一个现场，我曾经在这个现场里驻足或走过。在这本小书里，它们将以时间和旅程的次序慢慢展开，并以名词的方式叙述。





这道老墙，就是莱奥内围墙。从
门洞里走进去，就走进了梵蒂冈。



City wall

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阳光强烈地照在这面斑驳而苍老的莱奥内围墙上。如果从围墙中间那个门洞走进，我就走进了梵蒂冈。

我对围墙并不陌生。中国有无数条比它长得多也比它老得多的围墙。记得博尔赫斯曾说，如果给菜园或花筑一道围墙是常有的事，把一个帝国用城墙围起来就不一般了。博尔赫斯还说，修筑防御工事是君主们常干的事，始皇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行动的规模，那是一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城墙。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作家，他从没来过中国，只在书里看见那条横在中国北方的长城。长城投在地上的影子，却一直延伸到这个伟大人物的心里。

它叫莱奥内围墙。它的长度尽管不能与中国的长城相比，可同样是防御工事。只不过修筑它的人不是中国皇帝，而是罗马教皇。它包围的不是一个国家，而只是一座教堂。被莱奥内围墙环绕着的梵蒂冈，过去曾经是欧洲的先知和圣人发表预言的地方之一。公元1世纪，萨拉切尼人侵袭罗马，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也洗劫一空。几年后，罗马教皇莱奥内决定修筑这条围墙，于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。

围墙是一种抵挡。最开始抵挡的是抢劫，后来抵挡的则是岁月。漫长的岁月里，莱奥内围墙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姿态，看守着墙里的梵蒂冈，凝望着墙外的罗马，以及比罗马更远的地方。可是，墙外那个古老而辉煌的罗马，如今只剩下几块残骸，而墙内的梵蒂冈依然灿烂。也许因为罗马是物质的帝国，而梵蒂冈只是一个精神的府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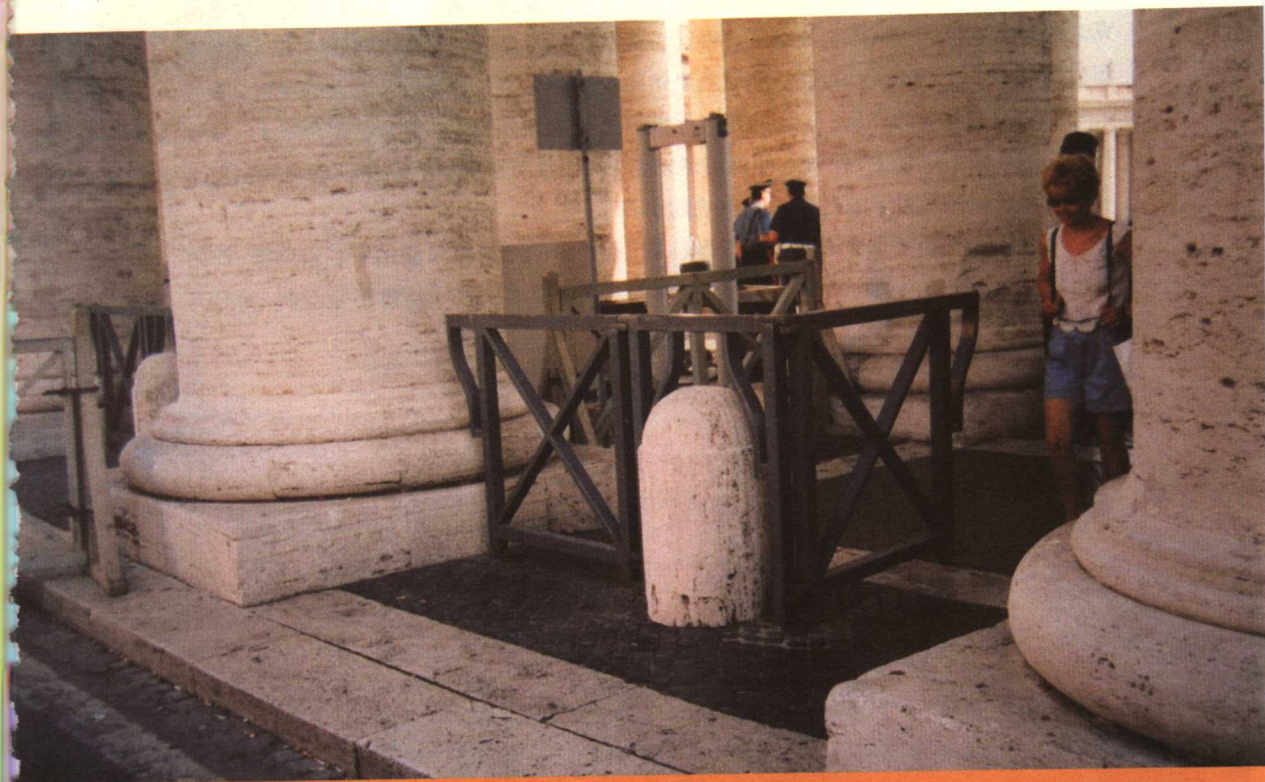
梵蒂冈在围墙的后面，它让我感到遥远。那里不是小时候的家，没有祖母讲过的童话，也没有自家的葡萄架和门前的那条小河。它不在我的生命里，只在我的想象里。它也不在我的思念里，而在我的梦里。更主要的是，它在西方，而我在东方。记得在我有了一点汉语知识的时候，我知道了什么叫西方。它是一个指示代词，表达的是一个方位，西方的另一面是东方。在我学了一点地理知识的时候，知道了西方是由地球自转和太阳

公转决定的，不论我站在哪里，不论我的脸朝着哪个方向，西方就是西方，它永远就固定在地球的西半部。在我懂得了一点政治常识之后，我明白了西方还有另一种解释。当我弄懂了这种解释，我就几乎忘掉了指示代词和自转公转，我对西方这个地方就有了一种本能的拒绝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西方这个词在我们的话语里已不多见，我们习惯地叫它欧洲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那一道墙塌到了地面，不用翘起脚跟，彼此都可以坦然地相望了。莱奥内围墙虽然还站在这里，可我看出它已经成了摆设，像一个忠厚然而颤颤微微不中用的老仆，只是在守着最后的本分。

欧洲的门敞开着。当那个穿着露背装的西方女人走远了以后，就有一个东方女人，从莱奥内围墙右侧的一孔门洞走了进去。

跨上这个台阶，就是梵蒂冈大教堂广场。台阶前那道白线，是划在地上的墙，没有高度，却是一个界限，告诉你来到了哪里。



柱廊

Colonnade

我是在一回头的时候，突然间看见了这一排柱廊。它立刻就把我的眼睛撑大了，把我的心照亮了。因为我正在向圣·彼得大教堂走去，丝毫没有准备。尽管在书本上已经无数次温习过它，可是，当它那么高大又那么整齐地站在面前时，我还是暗暗吃惊。这种感觉与见识无关，也与卑微无关，它对我是一种生理上的冲击，那一下子，让我猝不及防，让我无法识别和想象。

曾经在书里看见过一张著名的草图：圣徒彼得光着身子站在那里，头上戴一顶巴洛克式圆帽子，胸肋间肌肉十分结实，两只手臂以拥抱的姿势，尽量地向前伸去。草图不知出自谁人之手，建筑大师贝尔尼尼就以这张草图为蓝本，用那两只巨大的手臂，圈成一个由柱廊围起来的广场。这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怀抱了，因为在这个早上，尽管有不少游客聚在广场上，像我一样惊讶地东看西看，然而在贝尔尼尼柱廊森林的包围之中，人就像深井里投下的几颗没有声响的小石子。

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着右边这一侧柱廊。我手中的小相机只能拍下它的局部，而阳光此刻偏偏就将这一部分笼罩得最生动。那些笔直而圆润的柱子仿佛不是石制，而是有



温度的肌肤，像有人用什么给它擦洗过，或者它本身就含了水分，虽是几百年前的肉体，仿佛轻轻按一下立刻就会弹跳起来。

我想，只有那个时代的人，才会让柱子以集体的方式站立，以长廊的姿态出现。它最早发生在古希腊。雅典山上的卫城，以及卫城旁边的雅典娜神庙，四周就有一排这样的柱廊，上面洒满爱琴海白色的阳光。由柱廊，我想起了一个跳舞的女人。当年她从美国跑到雅典，居然不怕海风和阳光灼伤了皮肤，就在那座小山上，一面望着女神一样圣洁的柱廊，一面创造着舞蹈的姿势。这个跳舞的女人名叫邓肯。也许是柱廊给了她灵感，让她那修长的腿自由而冲动，喜欢在阳光下起舞。

柱廊是古希腊的标志。以后所有的柱廊，都是对它的模仿。当柱廊如蒲公英的种子，从爱琴海边飘落到地中海边，它就跟罗马一起辉煌到了极至。罗马人一方面拿来，一方面重塑，于是在他们的庭院里或者广场上，到处都奢侈地竖立着古希腊柱廊。像男人一样阳刚的多立克柱式，像女人一样优美的爱奥尼柱式，还有充满浪漫青春气息的科林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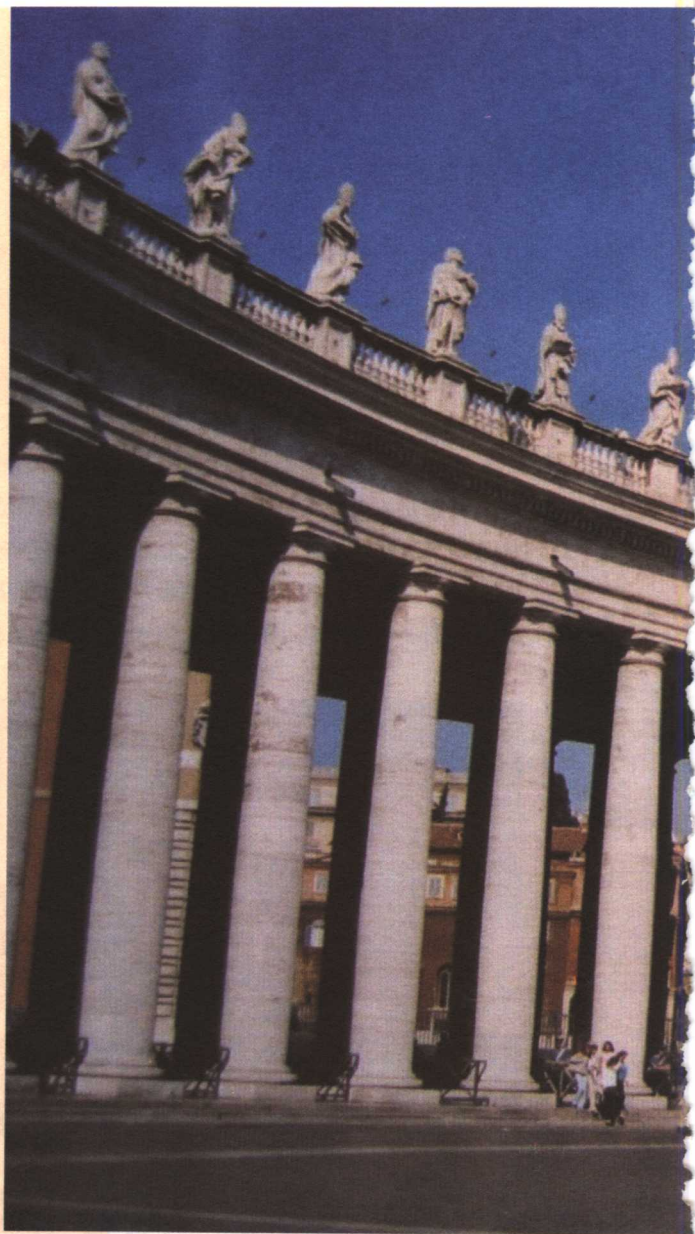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不是柱廊的守卫，而是围墙与大教堂入口处的值勤警察。

柱式和塔斯干柱式，不但支撑了罗马，也支撑了那个时代。它们有的至今还挺身站在原处，让前来瞻仰废墟的人想像罗马曾经有过的高大和辉煌。

我在想，贝尔尼尼在圣·彼得大教堂广场上建筑这两道柱廊的时候，他一定想让它不朽。而柱廊被移植到罗马那一天起，它注定就要与贝尔尼尼相遇，并且注定会有一个空间，让它通过贝尔尼尼之手，成为人类的杰作。这一排柱廊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艺术巨匠。几百年过去，你仍然要仰望他。

梵蒂冈大教堂的穹顶
与贝尔尼尼的柱廊。







我想过这样的情景，在欧洲某一座修道院的门口，或者某一个街角，我可能会与穿着一身黑衣的修女擦肩而过。她目不斜视，背和脖颈挺得笔直，脸色苍白，并像圣经那样散发着纯洁的光芒。我不可能与她走得太近，也不可能跟她说什么，只能是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，用目光抚摸一下在信仰里生活的女人。

我还想，修女的生活一定是芬芳而不是香甜。香甜是世俗里的味道，芬芳却是心灵里的偷享。修女比一般的女人要干净，而且单纯。她们像教堂花窗上的玫瑰，站在高处，而且还在向上升腾着，以她圣母般的眼神，悲悯地看着地面上的女人。看她们怎样在灶间里一顿接一顿地烧火做饭，在床榻上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，身体渐渐地胖起来，乳房越来越丰满，很快就像上一代女人那样，走完琐碎而潦草的一生。修女不想这样，并不是不想付出母性之爱，而是那样的爱在她们看来太小。她们用黑衣裹住自己的身体，其实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爱世界的方式。

其实这种方式许多人尝试过，可极少有人一直走到底。只有走到底的人，才会有那样的脸色，那样的目光。我始终这样认为。

然而，当我漫步在梵蒂冈城内，我突然觉得，想象是一种极不可靠的东西，它永远不是事情的本质，而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。因为我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几乎都能看见修女和神父从面前走过。就像我在曼谷街头一定会看见穿赭红色布衣的僧侣，在少林寺一定会看见穿褐黄色布衣的和尚。在梵蒂冈城的一个杂货摊前，我与一个穿黑衣的神父一起翻看女人的头巾。世界在改变，像雨果笔下克洛德主教那样的痛苦，已



不知他来自哪一座教堂，在这个广场上，我遇见了他。我知道他是神父，可他的目光和表情，很像我的父亲。



修
女